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宋　朱鑑　撰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兖國公先師鄒國公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
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
詞奥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逶遲千
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

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答陳亮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攷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答吳仁傑

吕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攷訂頗詳然

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着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同上

問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攷當闕之答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答云亦不必論

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舒高錄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

爻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 黄顯子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曰精是精微之意藴是包許多道理藴如衣敝縕袍之縕又問

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亦不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邵氏經世書雖其數至於不可窮亦只起於此一畫也劉砥錄

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

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廖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此便是心其理則謂之道此是性其用則謂之神此是情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字了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著暑著

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隂一隂一陽只管恁地相易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人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體用之謂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天地之間隂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

易道神便如心性情黄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

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旣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卽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卽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卽其情也萬人傑錄

黄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葢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

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卻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卻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卻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兩句萬人傑錄

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曰説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吳必大錄

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

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董銖錄

易之爲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

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擴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義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

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寫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答張洽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

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礲工夫 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

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又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

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祗是為卜筮設故祗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祗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旣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祗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

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楊道夫錄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楊與立編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楊與立編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 同上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同上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已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僭越浩近看易主以

伊川之説參以横渠温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先生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熹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先生曰只説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説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釋文義必有長處邵浩錄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何哉如是作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

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並辨尹和靖手筆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

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

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薫猶氷炭於一

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答程洵

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録是學者所記故謂只

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録然而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

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

看論語可乎吳必大録

尹和靖言看語録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先

生云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亦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語孟子矣廖謙錄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

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語論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萬人傑録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答胡大時

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旨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

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同上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

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

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偶讀謾記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先生云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

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說

或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内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

行得他箇否楊道夫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吳必大錄

先生問必大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他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他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必大等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葫蘆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

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他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

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説又自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

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之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胄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書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

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吳必大錄

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答欽夫孟子說疑義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語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余大雅錄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同上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强處多李閎祖錄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答吕伯恭

別紙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沿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答張明仲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常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

也而不知其道之為也道之為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常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不

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闕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

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姑借時中而言耳未知是否答云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

以此而從彼也答曰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答王遇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淵錄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

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易何謂從道曰此皆可以見其意矣答方士繇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同上

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

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葉賀孫錄

劉問孟子所言有命焉有性焉看得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禀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來

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徐寓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别箇善惡中是恰好處 林夔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楊道夫錄

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閒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 葉賀孫錄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答呂祖儉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葉賀孫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

賢人用若一爻只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作成文說了又說故令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佘大雅錄

熹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得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揀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獻易說多失伊川精義而言○葉賀孫錄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常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熹時為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

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説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又云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書伊川先生帖後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惑伊川先生教人看易須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

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所以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沈僩録

伊川先生與謝湜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令熟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再三云此是讀書要法李閎祖録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予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廹窄而

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之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寛弘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答張敬夫

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黄顯子録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萬人傑録

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子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為

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答呂伯恭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黃義剛錄

勇撤皐比說講易事李閎祖錄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數語剖擊其繆又大幸也答林栗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

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眞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内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言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意之所

能言者今不知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必亦猶今之議昔者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同上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曰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沈僩錄

熹看康節易看別人易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與立編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楊與立編語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

舒高錄○此段重出與卜筮門一段相似姑置於此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

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

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始時自有箇處始底道理否先生曰誠然

輔廣録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

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微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史一葉落下他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沈僩録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輔廣錄

黄榦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

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賛子房也楊道夫錄

熹近得蜀本吕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答曹建

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稾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絶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饜飫充足

答程洵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辭平緩如此夫二

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書楊龜山帖後

示喻讀易之説甚善向見敬夫及吕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葢程傳但觀其理而不攷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攷之則不免有可疑者喜葢甞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

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閒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攷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眞希夷之師說也

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答鄭仲禮

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瀎地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攷之亦粗見門户

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答趙崇憲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此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為屈伸者

先生云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攷如

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未為他說所汩故也呂燾錄

燾之易簡略者易之文義伊川諸儒皆已說了只就語脉中略引過這意思楊與立編

所喻易說誠是大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綴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了先儒註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

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没身之恨矣

答吴宜之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

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答劉君房

問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答云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

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縁僞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答孫自脩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册始見得底藴如言四象及先天次第皆非康節本㫖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眞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却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

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巳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巳言者不過如此令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巳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

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生競辯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奉報爾答方賓王

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畧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答胡大時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内或問易大衍遂將來攷筭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

見得到底葉賀孫錄

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着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攷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答吕祖儉

易贊有翼其臨翼翼敬也

前書所報刋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

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答詹子厚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茅菴菴三窗櫺左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游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陳淳錄

文公易說卷十九

文公易說卷二十

宋　朱鑑　撰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好

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吳必大錄

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　楊與立編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同上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説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説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為説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兑兑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潘時舉録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

伏兩卦林黄中便倒轉推成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

互體

易舉正亂道 吴必大録

歐陽公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

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

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

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略有不同者

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删之也○記歐陽文忠公事績

易是荊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底卻不好（董銖錄）

老蘇説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二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疎卻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説以補老蘇之説亦有不曉他説了亂填補處老蘇説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illegible]淵）

錄

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有精處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 葉賀孫錄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頴濵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 沓米容之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麽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胡致堂文字決

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
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斡淡得開如尹
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議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
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揔括
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
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
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
方辯但於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

說樑鎻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吳必大錄

朱震説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

四挨上去此等類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舊與蔡季通在某處旅邸夜共推

○黄義剛録

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録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説去程門甚遠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絶迹師門先生没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答何鎬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不

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　廖德明録

郭沖晦有易文字説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説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内外大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兼山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

三卦 周謨錄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在太極邪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荅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李煇錄

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

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黙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 跋李壽翁遺墨

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答趙彥肅

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卻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尋令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答趙彥肅

先生因說趙子欽名彥肅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彖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

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
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意矣又云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
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
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
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泠徹底看來一如無水
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着自
泠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

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潘時舉錄

浩問趙書記曾將渠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子

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邵浩錄

所寄易說却以上内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已意於其下并此卦内辛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説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荅方誼

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

秋亦然　輔廣録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説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説也　偶讀謾記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

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　答何鎬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廹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

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胷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答程迴

子静甞言顔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録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楊道夫録

楊敬仲有易論林黄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黄中文字可毁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毁湯泳

録

案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槖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内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歳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

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

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一爻已足即一開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

如左方

震一至五　復一至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二十　陽生

臨二半至五　二陽五十六 四陰九十六

兌六至十　泰六至八半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二

壯八半至十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乾十一至十五　夬十一至十三半　五陽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乾十三半至十五　六陽二百一十六 陽極无陰

巽十六至二十　姤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二十二 五陽百八十　陰生

遯十八半至二十　二陰六十八　四陽百四十四

艮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二十一至二十三半　三陰九十六　三陽一百八

觀二十三半至二十五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坤二十六至三十

剝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五陰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坤二十八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陰極无陽

此說欲與李通講之未及寫寄而李通死矣偶閱舊藁為之注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葢放緯

書之目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輙更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刊得然裹面也難曉義剛問曽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葢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

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葢討頭不見胡亂牽合黃義剛錄

參同契說日月都是納甲法以晦朔之間為坤純陰望日為乾純陽初三至初五為震一陽生初六至初八為兌二陽生初九至十五為乾純陽十六以後漸減為巽十九至二十三為艮二十六已後至初二為坤其法則月常

在此不動以手指臍間日則常運行日行至震從左邊漸下先生以手循左脅則月生光一分至兊則月生光二分至乾則日在丹田故月全體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已後則似漸上從右邊上以手指右脅邊至巽月光漸虧至坤晦朔之間則日月相沓遂全無光據它之法則欲月常在上日常在丹田陰升而陽降也其脩養工夫次第火候進退抽添加減皆視此為準

或說道家脩養工夫只用復姤屯蒙四卦曰只用復姤

二卦復屬子姤屬午只是用子午法道家愛啞人本是易底物事却將一最難底物事來說交你沒討頭處此只是火候之法除乾坤坎離四卦却用六十卦自屯蒙而下朝屯暮蒙做將去某初讀時更理會不得後來思之元來只是用納甲法納甲法令作卦者皆用之用此法於火候中却闕得箇子午卯酉即乾坤離坎四卦它藏了子午卯酉不說破却只說六十卦其實顛來倒去只是箇子午卯酉却用屯蒙瞞人

交人難曉此法是逐日火候日具四時以天運之四時是緊要時節以一身言之四時亦是人身二氣緊要時節候天地之氣將至則運自家之氣以應之年月日時不出子午卯酉之四時以一年言之四時為四時之分至以一月言之便是弦望晦朔以一日言之便是子午卯酉且如一月之内用納甲晦日坤納乙三日震納庚八日兌納丁十五日從乾起納甲十六日以後屬巽納辛二十三日屬艮納丙三十日屬

坤納乙闕乾南坤北闕震巽闕不用坎離蓋坎離便

是本體坎月也離日也日月爲易易便是陰陽它做

得極妙極精緻坎離便是它樂所以不用坎離乾坤

是那上下兩段是其槖臼而坎離往來上下於其間

故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

六虛往來旣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

二用者用九用六六虛者六爻之位卽往來上下之

位也某曉得它道理是如此只不曉如何做起季通

說曉得也不曾得做它工夫緊要處在晦朔之間故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洪蒙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都從此做起或曰亦如吾儒一陽所動處工夫爾曰便是這箇那箇與這箇只一般邵先生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分參同契首亦說乾坤者易之門户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槖籥卦位鋪排都只一般又曰看來只才御前日說不說話底便是法人之說話損多

少氣或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耳曰

然它氣不泄只在裏面令人之氣盡是運出外去

叅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

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

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

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

外異色如鴨子卵真成此物叅同契文章極好葢後

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

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檃括

參同之語而為之也　沈僩録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兊便只是番轉底巽震便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便是箇大底坎又曰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大畫底離　恭聚諸說

京房便有納甲之説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

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乙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以息視之至三十晦日光盡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便是震在坤下臨是兌在坤下泰是乾在坤下大壯是震在乾上夬是兌在乾上乾是乾在乾上姤是乾在兌

上

叅同舊本深荷録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叅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跡脱試考之可見也答曾極

文公易說卷二十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宋　朱鑑　撰

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

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得聖人本意方可以學易潘時舉錄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楊與立語畧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先生曰然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

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

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荅曰這都不可知但他

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熹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著求卦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黄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先生曰易只是箇卜筮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沈僩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别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賛歎若可只如

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絶韋編而滅漆簡邪 蘇 漆 苍

熹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底義理皆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若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好亦無情理與易原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説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

答吕祖謙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

似覺卦爻十異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

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强通而不覺其礙者也

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

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閲久之或信其

不妄耳答張敬夫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道

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

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

煞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
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疎且聖人要說
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
不可曉又何不别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
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
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
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
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

是眼孔小見它說得恁地便道有邪至理只管要去

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

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

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

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

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

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它剔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不曾有許多嶢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

一箇機後世閒生得許多事來它也自不奈何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荅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

天後天无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
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
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
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
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
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
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
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自有些子造作模様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一箇物事子恁地齊整因言

夜來有一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

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説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説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

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人說道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

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甞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

文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
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蓍否曰是然則洪範
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
不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
它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
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
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瀍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得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蓍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

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啟以光蓋是得土之象也黄義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隂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為一奇一耦自一奇一耦錯綜為八為六十四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於此蓋該備於一隂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

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二卦爻云大槩陽爻多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為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

見而預為之説而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為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

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槩正為吉而不正為不吉正為利而不正為不利其要在使人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有思有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占處　黄顯子錄

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自此用

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意思都不靄惹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如過劍門相似須是驀直攛過劍門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竪說都不妨若纔挨近兩邊觸動那邊便是攛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書今人說得來太精更入麄不

得如某之說雖麤然却入得精精義自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中紅心了然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無情理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設卦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

已更無他說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泊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

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説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説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説出來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寬闊又急要説出道理來所以本意寖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旨只認各人自説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説他一樣微似孔子易而又甚焉故某説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獨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説）然孔子雖盡是説道理猶因卜筮而言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

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或問聖人作易只是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

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亦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是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

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為如何因笑曰
東坡注易𣱵謂人曰自有易以來無此書也沈僩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
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
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
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

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道理也揚道夫錄

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

為言故後人衹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言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做恁地說但文王當時

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夫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同上

聖人作易本為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求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占得此

純陽之卦者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必須是正此爲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德然觀大傳之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同患觀變於陰陽以生蓍等語則知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朴不似後世機智事事理會得於事既不能無疑即須來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爲之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若不以卜筮言之則開物成務何所措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

決於易便是聖人家至户到以教之也吳必大録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超絶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

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説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廖德明録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僩錄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濶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

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乃謾記録呈幸為詳之答虞大中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此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

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潘時舉録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

文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艾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甘節錄

余大猷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荅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

讀正文久當自悟 余大雅錄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先生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

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待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

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輔廣錄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僩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先生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那

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也

或問鬼神答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葢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然於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

亦利為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賢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楊道夫錄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

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去事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稽之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卻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無不利占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董銖錄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

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鄭可學錄

因學者問大學敬惰處而曰某常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敬惰處皆在所不荅沈僩錄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啟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

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已有益也襲蓋卿錄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